“摹本”的标识，其实使大众一开始就误认了风格，书画的鉴赏可能就越走越远离真相。

许多人知道长期题签标志为王献之的名作《中秋帖》，其实是宋代米芾的临摹本，大家也习以为常把宋米芾的书法风格混淆成王献之，相差六百年的美学书风也因此越来越难以厘清。

《平复帖》是不是陆机的作品尚在争论中，但是做为西晋人的墨迹是比较确定的结论，至少有了时代的断代意义。

右军之前，元常之后

明代大鉴赏家董其昌在《平复帖》的跋里说：“右军以前，元常以后，为此数行，为希代宝。”“右军”是王羲之，东晋大书法家；“元常”是钟繇，是三国魏的大书法家。董其昌的断代很清楚，认为在三国和东晋之间，就这么几行字迹，代表了西晋书风，赞美为“希世之宝”。

其实以近代更精准的说法来看，不仅锺繇的名作《宣示表》不是三国原作，连王羲之传世墨迹也都是唐以后的临摹，要了解晋人墨迹原作的书风，《平复帖》就显得加倍珍贵了。

读帖

一整个夏天我在案上摆着《平复帖》，每天读“帖”数次。

读“帖”不是临摹。“临”、“摹”都是为了书法的目的，把前人名家的字迹拿来做学习对象。

我喜欢读“帖”一方面是因为书法，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“文体”。

“帖”大多是魏晋文人的书信。在三国时，钟繇的《宣示表》、《荐季直表》大多还有“文告”、“奏章”的意义。

《平复帖》以下，“帖”越来越界定成为一种文人间往来的书信。王羲之的《姨母帖》是信，《丧乱帖》是信，寥寥28个字的《快雪时晴帖》也是信，15个字的《奉橘帖》更是送橘子给朋友附带的一则短讯便条。

这些书信便条，因为书法之美，流传了下来，成为后世临摹写字的“帖”。然而，“帖”显然也成为一种“文体”。

书信是有书写对象的，也并不预期被其他人阅读，也不预期被公开。因此“帖”的文体保有一定的私密性。

王羲之的“帖”常常重复出现“奈何奈何”的慨叹，重复出现“不次”这种突然因为情绪波动哽咽停住的“断章”文体。在《古文观止》一类正经八百的文类里看不到“帖”这么“私密”、“随性”却又极为贴近“真实”、“率性”的文体。

“帖”是魏晋文人没有修饰过的生活日记细节，“帖”不是正襟危坐装腔作势的朝堂告令，文人从“文以载道”解脱出来，给最亲密的朋友写自己最深的私密心事，因此，书法随意，文体也随意。

因为书信的“私密性”，“帖”的文字也常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。我们如果看他人简讯，常常无法判断那几行字传达的意思，每个字都懂，但谈的事情却不一定能掌握。

《平复帖》当然有同样的文体限制

“彦先羸瘵，恐难平复。往属初病，虑不止此，此以为庆。”启功的释文到这里都没有争议，但是下面一句——“承使唯男”，缪关富先生的释读是“年既至男”，王振坤先生再修正释读为“年及至男”。

三种不同的解读，不仅是因为草书字体的难懂，不只是因为年代久远的残破，也显然牵涉到大家对“彦先”这个人的生平资料所知太少。

“承使唯男”，启功的解释是“彦先”虽然病重，还好有儿子继承陪伴。

“年及至男”则是认为“彦先”还在壮年，应该可以无大碍。

因为对于“彦先”这个人始终没有真正结论，这两句解读的歧义一时也很难有即刻定论。

《平复帖》一开始提到的“彦先”就有了争议，后面提到的“吴子杨往”就争议更大。

启功认为陆机非常欣赏“杨往”，“威仪详跱，举动成观，自躯体之美也。”缪关富先生的释读刚好相反，认为陆机要杀杨往。

文字的释读，变成依据“帖”上只字词组，弥补扩大历史空白，有点像丹·布朗用一点蛛丝马迹敷衍出一部《达文西密码》小说，《平复帖》近年的讨论争论越来越大，也像一部推理小说。

“帖”中原始字句的暧昧迷离、若即若离，构成读“帖”时一种奇特的魅惑力量。

秃笔贼亳，火箸画灰

我一方面阅读诸家不同说法，但是晨起静坐，还是与《平复帖》素面相见。细看那一张残纸上墨痕斑剥，秃笔没